

中國成語名言 典源

馮作民 編著
宋秀玲

下集



中國成語名言 典源

下集

馮作民・宋秀玲編著

中國成語名言典源 下冊

青山可埋骨

宋神宗時代斷行新法的王安石，他在隱退後仍然繼續推行新法，神宗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年），蘇軾被派任爲湖州（在今浙江省）知事，可是由於他在到職謝表中諷刺新法，被朝臣告發而加以逮捕，關進開封府的御史臺監獄中，因爲蘇軾是反對新法的舊黨，他批判新法的詩文，很多都受到世人的傳誦，這對新黨是一大刺激。爲此獄吏對蘇軾很殘酷，剛下獄時他以爲算死定了，因此就拜託一個叫梁成的好心獄卒，給他在南京作官的弟弟蘇轍寫了兩首絕命詩，這就是題名爲「遺子由詩」的七言律詩，其中一首的全文是：

柏臺霜氣夜淒淒，風動琅璫月色低；
夢繞雲山心似鹿，魂飛湯火命如雞；
額中犀角其吾子，身後手底婢老妻；
他日神遊定何所，桐鄉應在浙江西；
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小臣愚昧自亡身；
百年未滿須償債，十口無歸更累人；

是處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獨傷神；
與君世世爲兄弟，更結來生未了因。

可見所謂「青山可埋骨」這句話，其原典就是出在這裏，意思是「大丈夫身死何處都無所謂，不必一定要死在故鄉」。

後來釋月性法師，借用蘇軾的「遺子由詩」的詩意和詩語，作了一首很有名的七絕：

男兒立志出鄉關，學不成名死不還；
埋骨何期墳墓地，人生到處有青山。

使豎子成名

戰國時代中期的兵法家孫臏，由於遭受他同學魏將龐涓的嫉妬，而就隨便加個罪名砍去他的兩腿，他設法逃回祖國齊國之後出任軍師，魏惠王十七年（公元前三五四）在桂陵大敗由龐涓所率領的魏軍。十三年後的齊宣王二年（前三四一年）魏國聯合趙國攻打韓國，當魏軍包圍韓都邯鄲時，孫臏率軍攻入魏國本土。率領魏軍的龐涓，不得已只好率軍返國，與孫臏的齊軍激戰。

孫臏每天宿營時，都把爐灶數目逐漸減少，就是由五萬而四萬、由四萬而三萬，目的是在給

龐涓造成錯覺，讓他誤認齊軍大量逃亡。於是龐涓就率領精兵二萬，以強行軍的方式追擊齊軍，以便洗雪前次桂陵大敗之恥。這時據孫臏估計，當魏軍追擊到馬陵（在今河北省）峽谷時，應該是日落黃昏時刻，因此孫臏就在路旁的大樹上，刻了「龐涓將死在此樹下」八個大字，然後在前面路上設下障礙物，左右兩邊埋伏下一萬弓箭手。當龐涓追擊到此處時，一看樹上刻有字，就立刻點起火燭來看，這時埋伏在路兩邊的齊軍弓箭手，就以火燭內信號從左右猛射，結果魏軍大敗崩潰，而龐涓只說了一句「使你這小子成名了」，然後就拔劍刎頸自殺身死。

據『史記』「孫子吳起列傳」說：『魏與趙攻韓，韓告急於齊，齊使田忌將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將龐涓聞之，去韓而歸，齊軍既已過而西矣。孫子謂田忌曰：「彼三晉之兵，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爲怯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兵法，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半至，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灶，明日爲五萬，又明日爲三萬。」龐涓行三日，大喜，曰：「我固知齊軍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過半矣。」乃棄其步軍，與其輕銳倍日並從逐之。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。馬陵道狹，而旁多阻險，可伏兵，乃砍大樹，白而書之曰：「龐涓死于此樹之下。」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，夾道而伏，期曰：「暮見火舉而俱發。」龐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見白書，乃鑽火燭之。讀其書未畢，齊軍萬弩俱發，魏軍大亂相失，龐涓自知智窮兵敗，乃自毀曰：「遂成豎子之名！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，虜魏太子申以歸，孫臏以此名顯天下，世傳其兵法。』

性無善無不善

據『孟子』「告子篇上」的記載：孟子的弟子公都子，把當時的性論歸納成四大類：第一類是告子所倡導的「人的本性無善無不善，就像一張白紙那樣」；第二種是「人的本性可爲善也可爲不善，這是善惡二元說」；第三種是「有天性善良的人，也有天性不善良的人」；第四種就是孟子所主張的「性善說」。如果再加上後來荀子所倡導的「性惡說」，有關人本性的善惡就可分成「五大類了」。

據『孟子』「告子下」說：『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。』或曰：『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』是故：文、武興，則民好善；幽、厲興，則民好暴。」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是故：以堯爲君，而有象；以瞽瞍爲父，而有舜；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、王子比干。』今日性善，然則彼皆非與？』孟子曰：『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』』

上面這段經文的意思是：公都子對孟子說：『告子說：「人的本性沒什麼好壞之分。」又有
人說：「人的本性既可以變成好也可以變成壞，所以周文王和周武王興起以後人民就喜歡行善，
周幽王和周厲王即位以後人們就喜歡作惡。」此外又有人說：「人的本性有好的也有壞的：所以
堯舜那樣的人君，卻有象那樣殘暴的弟弟；而瞽瞍那樣的父親，卻有舜那樣好的兒子；桀那樣
的暴君姦子，卻有微子啓和王子比干那樣的叔父。」現在您說人的本性是善的，難道他們所說的都
不對嗎？』孟子說：『能夠順著本性去作就是善，這也就是我所說的「性本善」的道理。至於作
壞事的人，並非他們本性不好。例如憐憫不忍的心人人都有，羞恥厭惡的心人人都有，恭敬尊敬
的心人人都有，辨別是非的心人人都有。憐憫不忍的心是「仁」，羞恥厭惡的心是「義」，恭謹
尊敬的心是「禮」，辨別是非的心是「智」。仁、義、禮、智四者，並不是從外面來磨練我，而
是我自己本身就有的，只是人們不去思索罷了。』

知己知彼百戰百勝

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戰必敗」，這是『孫
子』「謀攻篇」的結論，意思就是說：『在軍事作戰方面，假如能徹底了解敵方又能徹底了解自

己，那才能收到百戰百勝的實效。』接著孫子又下結論說：『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。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戰必敗。』這意思也就是說：『在作戰時，根本不瞭解敵情，只知道自己的實力，作起戰來勝敗的機會各佔一半。假如既不知道敵情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實力時，那作起戰來必然敗北。』

孫子又在「謀攻篇」解釋「百戰百勝」說：『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爲不得已。』這段話的大意是說：『所以作一百次戰勝一百次並不是最好的辦法，不作戰而就能使敵人屈服才是最明智的上策。因爲戰爭的最高原則是破壞敵人的謀略，其次是破壞敵人的外援，再其次是用武力打敗敵兵，下下之策才是攻城略地，因爲攻城的戰法是出於不得已的。』

可見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」，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的原典，是孫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所在。因爲孫子認爲，戰爭就是一種政治作戰，而兵法乃是一種心理作戰。

始如處女後如脫兔

在『孫子兵法』「九地篇」中，孫子按照地形把戰爭分成九類，然後根據地形採取最有力的

戰術，並且在最後下結論說：『是故攻舉之日，夷關拆符，無通其使，屬於廊廟之上，以誅其事，敵人開圍，必亟入之。先其所愛，微與之期，踐墨隨敵，以決戰爭。是故始如處女，敵人開戶；後如脫兔，敵不及拒。』

可見「始如處女後如脫兔」，其原典就是出在這裏，意思是「一開始讓敵人看來好像一個文靜的少女，等到敵人疏於防範以後，就像一隻脫逃的野兔，要拼命把握時機，展開讓敵人防不勝防的快速攻勢」。

青出於藍而勝於藍

戰國時代（公元前四七五—二二一年）後期的儒家學者荀況（荀子，約前三一三—二三八年），他在所著『荀子』一書的第一章「勸學篇」冒頭中說：『君子曰：「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，而寒於水。」』這意思也就是說：『有品德的人說：「作學問絕對不能中途停止。」例如青色本來是取自藍草，可是卻比原來的藍草更青；冰雖然是出自水，可是卻比原來的水更涼。』

在古代人們爲了製造青色染料，就把很多藍草葉放進缸裏，然後用重物壓緊使草葉發酵，於

是就製成了「藍玉」。從藍草的青黑色來看，被染成青色的布實在鮮艷。同理，一個人如能求得高深學問，每天反省自己言行的得失，不但一切行為都不會有錯，而且能使愚魯的人變成明智，這就是這一節故事的主旨。

這則故事的本來意義是「青取自藍而勝於藍」，引申之後比喻「弟子的學問會勝過老師」。「青出於藍而青於藍」語出元刻本，也可以簡略說成「青出於藍」或「出藍」。例如『魏書』「李謐傳」中有：北魏（東晉時建國在北方的北朝名）的孔瑒，對於弟子李謐學問的進步很表欽佩，幾年以後孔瑒成為李謐的弟子時，同門的同學都說「青成藍，藍謝青」，意思就是「向比自己學問更好的弟子拜師求學」，如此後來就又出現一句「出藍之譽」的成語。

然而弟子要想超過優秀的老師，卻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。博學和博識並非求學的目的，況且求學有種種方法，一般人最易忘本而逐末，所以不論是荀子的前輩孔子或楊朱，都特別向弟子們訓戒此點。那些忘本而逐末的青年學子，足可以用這句成語作為借鏡。

怨入骨髓

周襄王十六年（公元前六三六年），秦穆公（前六五九—前六二一年）幫助晉文公（前六三六—前六二八年）成爲晉侯，前六三二年滅濮（在今山東省）之戰時又和晉文公締結軍事同盟，因此晉秦聯軍才大敗楚國，而使晉文公成爲春秋的第二個霸主，並且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晉文公，跟晉文公保持著極密切的友好同盟關係。然而晉文公死後第二年的前六二七年，秦穆公竟不聽重臣蹇叔等的勸諫，任命蹇叔的三個兒子爲將軍遠征鄭國。不料遠征軍在途中的滑國發覺，秦國遠征鄭國的情報已經洩露，於是不得已就臨時變更遠征計劃，就地攻打這個隸屬於晉國的滑國。這時仍然以霸主姿態維持中原和平的晉襄公（晉文公之子，在位前六二七—六二一年），得到這個情報之後大爲震怒，立刻發兵迎頭痛擊秦兵，結果大敗秦兵俘虜三秦將。晉襄公的母后，當然就是晉文公的夫人，而晉文公夫人乃是秦穆公的女兒，因此她就準備讓襄公釋放這三名秦將，當時她對襄公說：『你外公對於這三名違抗命令而攻打滑國的將領已經恨入骨髓，所以我兒王一定要把這三名秦將送回秦國！』因此晉襄公就釋放了這三名秦將，可是秦穆公卻穿著喪服到國境親迎三將，對於當初不聽重臣勸諫而派兵遠征表示慚愧，因此不但沒有處罰三名敗將，反而比以前更

加重用。

據『史記』「秦本紀」說：『三十三年春，秦兵遂東，更晉地，過周北門，周王孫滿曰：「秦師無禮，不敗何待！」兵至滑，鄭販賣人弦高，持十二牛將賣之周，見秦兵，恐死虜，因獻其牛，曰：「聞大國將誅鄭，鄭君謹修守禦備，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。」秦三將軍相謂曰：「將襲鄭，鄭今已覺之，往無及已。」滅滑。滑，晉之邊邑也。當是時，晉文公喪尚未葬。太子襄公怒曰：「秦侮我孤，因喪破我滑。」遂墨衰絰，發兵遮秦兵於殽，擊之，大破秦軍，無一人得脫者，虜秦三將以歸。文公夫人，秦女也，爲秦三囚將請曰：「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，願令此三人歸，令我君得自快烹之。」晉君許之，歸秦三將。』

由此可見，「恨入骨髓」一句成語，就是從「怨入骨髓」而來，也可以說成「怨徹骨髓」，都是當「怨恨他人極深」解釋。

城下之盟

春秋時代中期的楚國勢力強大，曾經向周天子問鼎的輕重。公元前五九七年，楚軍圍攻鄭國（在今河南省），經鄆（在今河南省）之戰而大敗晉軍，從此更加使楚國強盛。到了前五九五

年，楚國又攻打宋國（在今河南省）。第二年春天，宋國向晉國求援，可是晉國恐懼楚國而不敢援救。

同年五月，楚莊王本來想撤軍，但是由於臣子們的諫阻而終止。這時宋大夫華元，在焦急萬分的情況下，乘夜晚逃出城下，潛入楚令尹子的軍營，並且爬上子反的牀舖呼救說：『現在我宋國窮困已達極點，人民竟然易子而食，作飯時用屍體當柴伙，但是屈辱的城下之盟，即使國王也不願締結，只要楚軍撤退三十里，我們什麼條件都答應。』子反心生恐懼，不得已就和宋訂立盟約，楚莊王也同意與宋議和，並且以華元爲人質，跟宋國訂立平等條約：『楚不欺凌宋，宋也不防備楚。』

據『左傳』宣公十五年說：『夏五月，楚師將去宋，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：『毋殺知死，而不敢發王命，王棄言焉。』三不能答。申叔時僕曰：『築室反耕者，宋必所命。』從之，宋人懼，使華元夜入楚師，登子反之牀，起之曰：『寡君使元以病告，曰敝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。雖然，城下之盟，有以國斃，不能從也，去我三十里，唯命是聽。』子反懼，與之盟而告王，退三十里，宋及楚平，華元爲質，盟曰『我無爾詐，爾無我虞。』』

又『左傳』桓公十二年也有『城下之盟』的記載：『楚伐絞大敗之，爲城下之盟而還。注：『城下盟，諸侯所深恥。』疏：『宣十五年，楚圍宋，傳稱華元爲子反曰：敝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。雖然，城下之盟有以國斃，不能從也。寧以國斃，不肯從城下之盟，是其深恥也。』』可見所謂『城下之盟』，其原典就是出在這裏，本來的意思是『敵人兵臨城下才向敵人屈膝』

求和，締結不平等盟約」，引伸之後比喻「國家戰敗跟敵人訂立喪權辱國的和約」。

屋下架屋

東晉的庾仲初（名闕）官拜給事口，為人頗富文才，他曾作通一首有名的「揚都賦」，描寫東晉首都揚都（即建康，今南京）的繁華，寫好之後贈送給同宗的庾亮（公元二八九—三四〇年）。說起庾亮並非別人，他就是晉明帝皇后的娘家哥哥，官至中書令（掌管宮中機密之官），並且蒙受明帝的遺詔，與王導（二六七—三三〇年，元帝的宰相）共同轉佐成帝。庾亮獲贈這篇「揚都賦」之後，就極口讚美庾仲初，並且到處向人吹噓說：『乃堪與以前之「二京」（指東漢班固的「兩都賦」和張衡的「二京賦」）並稱為「三京」、與以前之「三都」（東晉左思作蜀都賦、吳都賦、魏都賦，合稱「三都賦」）並稱為「四都」之傑作。』因此人們都爭相傳抄，以致使首都的紙價昂貴。可是後來成為三公之一的太傅謝安卻反對說：

『不得爾，此是屋下架屋耳，事事擬學而不免險狹。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：『不可以這樣作，因為這等於是在屋頂之下再建屋頂。假如事事都模倣他人，那未免顯得太沒出息。』（『世說新語』「文學篇」）。

由此可見，所謂「屋下架屋」一句成語，就是比喻重複的意思，跟「疊床架屋」的含義相同。此外東晉的王隱，在批評揚雄的『太玄經』時，文中使用了「玄經雖妙，非益也，是以古人謂其屋上架屋」。『顏氏家訓』『序致篇』中有「魏晉來所著諸子，理氏重複，猶屋下架屋，牀上施牀耳」。

背水之戰

漢王二年（公元前二〇五年），劉邦在彭城（今徐州）被項羽擊敗之後，又有很多諸侯王國背叛劉邦。這時劉邦任命韓信爲左丞相，派他率軍平定魏國，然後再揮兵征討趙國。這時趙國最卓越的戰略家廣武君李左車，曾對成安君陳餘表示：『漢軍無論如何也要經過井陘（在今河北省的狹道，因此進入狹道以後漢軍的行列必然會延長，而輜重隊會遠遠落在後方。所以只要把守狹道的出口，就可從間道切斷漢軍的輜重，如此漢軍勢將一戰崩潰。』然而素有儒將之風的成安君，堅守「正義之戰」的信條，因此排斥這種卑劣卑怯的戰術。

不料這項戰術上的機密，很快就被諜報刺探給韓信，於是韓信就決定了作戰計劃：首先派二千手持漢軍紅旗的騎兵，從間道開往山區埋伏。接著再派一萬步兵出井陘口，佈下歷史上有名的

「背水戰」。韓信自己手持主將旗出井陘口，預定如果趙軍傾巢而出，韓信就下令漢軍佯裝敗退，以便跟列陣在河邊的先遣隊會師。這時埋伏在山間的二千騎兵，可快速攻進空虛無守的趙軍陣地打起漢旗，然後再由兩面夾攻一舉而消滅趙軍。經實際作戰的結果，一切都如韓信事先的預料。由於遠征而疲勞不堪的漢軍，如果交戰必然會歸於崩潰，所以才故意佈下背水陣，把全軍將士置於死地，這就是孫子兵法中的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戰術。

據『史記』「淮陰侯列傳」說：「信乃使萬人先行，出背水陣，大破虜趙軍，斬成安君泜水上，禽趙王歇。請將效首虜，畢賀，因問信曰：「兵法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澤，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，曰破趙會食，臣等不服，然竟以勝，此何術也？」信曰：「此在兵法，顧諸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：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。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，其勢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爲戰，今予之生地皆走，寧尙可得而用之乎？」諸將皆服曰：「善，非臣所及也。」」

可見通常所說的「背水之戰」，也可說成「背水之陣」或簡稱「背水戰」「背水陣」，意思是「背面臨水而佈陣」，通常用來比喻「棄之絕地以求生」「決一死戰」，跟「破釜沈舟」意思相同，例如『尉繚子』「天官篇」中有「按天官曰，背水陣爲絕地，白阪陣爲廢軍」。

星火燎原

據『書經』「商書」的「盤庚上」篇敘述，當這位殷朝第十九代君王盤庚遷都到有名的殷時，曾發表了一篇通知官吏和庶民的文告，其中有一節是說：『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饜飫，其猶可撲滅。則惟汝衆自作弗靖，非予有咎。』這段經文的大意是說：『就像野火在草原上燃燒一般，火勢之兇猛會一發不可收拾，既不能接近也無法撲滅。這都是你們自己惹來的災禍，絕對不是我的過錯。』

在『史記』「殷本紀」中，當敘述盤庚之兄陽甲時，曾說明盤庚遷都的原因：『自中丁以來，廢適（嫡）而更立諸弟子，弟子或爭相代立，比九世亂，於是諸侯莫朝。帝陽甲崩，弟盤庚立，是爲帝盤庚。帝盤庚時，殷已都河北，盤庚渡河南，復居成湯之故居，迺遷，無定處，殷民咨胥皆怨，不欲徙，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。』

可見「星火燎原」，其原典就是出在上面，意思是小事可以釀成大禍，也可說成「星尾之火可以燎原」，其用例『後漢書』「周紆傳」中有「燭火雖微，卒能燎原」。